

【我聞恰似飲甘露。銷融頓入不思議。】

最好的修學方法，『我聞恰似飲甘露』，不但聽到人家毀謗不生氣，而且歡喜。「甘露」是清涼自在，聽了之後，心淨清涼。為什麼？正是如此才能夠測驗自己的境界，如果沒有這些逆緣現在我們的眼前，怎麼能見到自己的功夫？所以修行就是在順逆境界上修，逆境上不起瞋恚，順境上不起貪欲，這就是功夫，這就是成就。所以能把一切境界『銷融』，歸在一真的境界裡，銷融在一心之中。所以「見性之人，所聞逆順之言，心得自在」，不為境界所轉，「即入不思議解脫妙門」。不思議解脫妙門就是《華嚴經》裡面所講的一真法界，也就是淨土裡面的理一心不亂，這是真正的成就。再看下面文：

【觀惡言。是功德。此即成吾善知識。】

『惡言』就是前面所講的毀謗、是非之言，這裡不叫我們用聽，叫我們用『觀』。「觀」就自在了，叫觀世音，觀自在。只要你能夠依這個境界，就是惡言這個境界，提起觀照般若，這個出惡言的人他是為你做增上緣，提起你的觀照般若，而使你能夠證得實相般若，這個人正是你的善知識，是你的老師。在修學要這樣的修學法。所以善惡境界都是我們的善知識。

【不因訕謗起怨親。何表無生慈忍力。】

如果沒有這些譏刺、毀謗這些境界，怎麼能夠顯示自己所證得無生法忍的真實相？果然證得無生法忍，順逆境界都不動心，所以說是『不因訕謗起怨親』。真正做到怨親平等，怨親一如，這是成就自己無生法忍，成就自己大慈大悲。修行就得在這個境界上修，

就要像這個樣子去修學，這是諸佛菩薩修行的榜樣。

【宗亦通。說亦通。定慧圓明不滯空。非但我今獨達了。恆沙諸佛體皆同。】

宗通與說通是一不是二。我們現在就是法門裡面有很多是非，有很多毀謗，就是宗說不通。宗說他把它分作二，所以才有這些情形。『宗』是講宗旨，特別是達摩所傳的這一個學派，它是單提宗旨，號稱為宗門。說通是泛指教下，一般講的除了宗門之外，全都包括在說通裡面，而說通又特別指天台、賢首、三論、唯識，這四宗是以教學為中心的，所以又特別指他們。到後來變成什麼樣子？宗不通，則說也不通。那個教下的人就毀謗宗門說「盲修瞎練」，宗門毀謗教下的人「說食數寶」，彼此相非，這個佛門是自己破壞了自己。

昨天晚上我跟諸位說，佛法是和合僧團，沒有爭執，六和合裡頭「口無諍」，怎麼可以相爭？不但身外之法不能爭，都要放下，佛法也沒有爭執。要曉得，宗旨是教之宗旨，教義乃宗旨之教義，原來是一，原本不二，怎麼可以說成兩截？我們再看看這一些諸宗的大祖師們，他們確實個個都是宗通、說通。說老實話一通必定是兩個都通，如果說通一，通說不通宗，通宗不通說，給諸位說，通宗不通說，宗他也不通；通說不通宗，他說也不通，這個理我們得細細想想。凡是他要是非、毀謗別人的，那就叫不通；他要通達的人，必定是圓融的，一定是自在無礙的。他在這個法裡頭自在無礙，換一個法他就不自在，他就有障礙了，可見他不通，通了之後法法圓融。所以我們再看教下的祖師通宗，你看看賢首、天台大師他通宗，六祖惠能大師通宗，他也通教，你看看《壇經》裡面多少人拿著經典向他請教，他能夠分析經典的意思教人開悟，可見得通宗他通教，他不是不通教。這一點我們要記住，就是在教下所謂

是大開圓解，在宗門所謂大徹大悟，那個大徹大悟跟大開圓解是一不是二，不能把它分作兩截看，我們要在這個裡面學習。

這一段註解註得很多，後頭有一首偈子我特別給諸位點出來，在第三十四面小字倒數第四行。下面，「古德云，今人看古教」，就是古時候這些教學，「未免心中鬧」，很有味道，「欲免心中鬧，應須看古教」，你看看這個話顛過來顛過去，你想想看這味道。在傳曰，「經是佛語，禪是佛心，諸佛心口，必不相違」，記住這四句話，禪跟教是一不是二。所以決定不會有爭執，除非他不通。不通怎麼樣？他有分別、他有執著、他有成見，所以才會有牴觸，有毀謗。諸位如果真通了以後，再跟諸位說，不但佛門裡面的宗派圓融了，跟世間外教也圓融，天主教、基督教，什麼教統統都圓融，就怕的是你不通，通了之後法法圓融。

我在三重那個時候，在內學院的時候，天主教辦了一個研究所，是東亞精神生活研究所，所長是羅光主教，他請我到那裡去教學。我在那裡，在他那個多瑪斯神學院，給他們上了一個學期課。羅主教是要求我，希望教兩年，把他們教畢業。我那時候正好到國外去講經，所以教了他一個學期。我跟他們那些修女、神父們講，我說，「很遺憾，你們請我來講佛學，如果你們要請我來講你們那個經，那很有味道」。我比他們講的還要內行，他們有許多問題都解決不了的，我一講問題都解決了。所以說沒有障礙，障礙在他，我沒有障礙，他不通他就有障礙，我們通了就沒有障礙。

我昨天也跟諸位說了，我那個老朋友他去信基督教去了。沒關係，你看哪一部經上不是有釋提桓因都在那裡聽經？釋提桓因就是他們的上帝，那佛講經，釋提桓因都在座，當然你到了天上之後再學佛，有什麼妨礙？沒妨礙，法法圓融。他對我們看成對立，我們對他一視同仁。諸位想想看，「一切眾生皆有佛性」，上帝也有佛

性，當然他也可以作佛。「一切眾生皆有佛性」，魔鬼也有佛性，所以魔鬼也當作佛，我們眼睛看平等的，一視同仁。在他眼睛裡面看不平等的，那是他有煩惱，他有所知障，他有執著，病在他了，不在我。諸位要是這個道理要是通了，你無論在什麼境界裡頭心開意解，不會再有隔礙了。

『定慧圓明』，圓是圓滿，明是光明，『不滯空』。這「不滯空」是對小乘人說的，為什麼？小乘人就墮在空見裡面，被空障礙住了。大乘菩薩了達空相，不滯空相，所以才能夠得到「定慧圓明」。定與慧是一不是二，他們兩個是互為體用，定是體，慧是用；慧是體，定是用，它可以互為體用。在某種情形之下，定是體，慧是用；另某一個狀況之下，慧是體，定是用，無不自在。定慧互為體用，就要應用在我們日常生活當中，該用定的時候用定，該用慧的時候用慧，大用無方，妙用無盡，無不自在。

我記得我剛到慈光圖書館不久的時候，民國四十七年。慈光圖書館一成立，李老師就開始在那邊講經。好像第一部講的是《彌陀經》，講三聖經。先講《阿彌陀經》，以後講《普門品》，觀世音菩薩經，再講《大勢至圓通章》，他是按照這個次序講的。離慈光圖書館不遠，就是那個第二市場對面，有一個教堂。有一天有個教堂的人就到我們圖書館來鬧事，他跟我扯同鄉的關係，我就請他在閱覽室裡頭坐坐，給他泡一杯茶。他就在那裡批評，說佛教怎麼不好怎麼不好，迷信，說了兩個鐘點。他說，我就點頭，我一句話都不說。閱覽室裡頭還有很多人在那裡看書、看報紙。大家聽他講的時候，都瞪著眼睛看著他，他真的大大的發揮，神氣十足。我們旁邊圖書館還有一個游俊傑，他也在旁邊看著我直點頭，一句話不說，他那個表情也很難過，好像人家對我們這麼批評，我們一句話都不能夠回答，不能反駁。

我看他講兩個鐘點了，講得很累，我就特別提醒他，請用點茶。大概是講得太累，我說，你講的很多了。我說我請教你一個問題。好，沒問題，你說。我說如果我們要批評一篇文章，這文章是不是要先看看，研究研究再批評？對，不錯。我說你對於佛經看過沒有？沒有。我們這裡講經你來聽過沒有？也沒有。我說你膽子倒不小，胡說八道。我說你不怕那些人笑話你嗎？面紅耳赤，他就走了。那個游俊傑，「我沒想到你還有這麼一著」。我說這種人邪知邪見，不能跟他辯，愈辯就愈多，是非愈多，辯不清楚的。要打他，把他足足的一棒打下去，他頭都抬不起來，這才是辦法。他說了兩個鐘點，我說幾句話，他就掉頭而去了，下次再不敢來。所以說該定的時候定，該說的時候說，這種人不能說，那就是俗話所說「秀才遇到兵，有理說不清」，不能跟他講，讓他發足了，讓他自己好好的想想，他錯了。我還特別告訴他，我說我們相信真理的人，你能夠把佛教駁倒了，我們相信你的上帝，我們就真正得救了。但是你要想把佛教要駁倒，天天來看經，天天來聽經，「知己知彼，百戰百勝」，來聽經。不來聽經的時候不能批評。

這個就是一定要求定慧圓明。下面一段話是永嘉大師自述給我們作證。『非但我今獨達了，恆沙諸佛體皆同』，這不但是我，永嘉今天獨自一個人通達，不但是這樣的，「恆沙諸佛體皆同」，並沒有兩樣，在圓明覺體上都是相同的。這是舉出十方諸佛來作證，自己的見地、自己的證得與十方諸佛沒有兩樣。

【師子吼。無畏說。百獸聞之皆腦裂。香象奔波失卻威。天龍寂聽生欣悅。】

這幾句是比喻。『師子吼』是比喻如來說法。獅子確實是獸中之王，獅子一叫，小的野獸腿都發軟，牠就跑不動了。本來牠可以跑得掉的，獅子一叫，威力折攝的時候，使牠腿發軟走不掉。自古

以來，經典裡面常常把佛說法比作「師子吼」，把那些小獸就比作些外道。佛當年在世，印度著名的九十六種外道，這些外道人聽說佛說法，個個都被折服。所以說『無畏說』，這是比喻這個。底下註解也註得好，「比喻大乘菩薩所說圓頓法音，魔宮振動」。『香象奔波失卻威』，「香象」就是比喻的小乘，佛說一乘大法，此地也有講，「法華五千退席」，比喻這個。象也是很有威力的，可是遇到了獅子，牠也無可奈何，牠的威德也喪失掉了。『天龍』，這是比喻大乘根性，他聽到這個大法能夠生歡喜心，所以把「天龍」比作大乘菩薩，聞法歡喜。

【遊江海。涉山川。尋師訪道為參禪。自從認得曹溪路。了知生死不相關。行亦禪。坐亦禪。語默動靜體安然。縱遇鋒刀常坦坦。假饒毒藥也閒閒。】

第一句是講參學，參學是為了抉擇生死。正是永嘉大師初見六祖，所謂「生死事大，無常迅速」，是要為了解決這個問題，這才出來參學。參學不是去觀光，不是去遊歷山水。生死沒有了，還有什麼閒情逸致去遊山玩水。那個遊山玩水，那是生死大事解決了之後，法緣又沒有成熟，這個時候才是遊山玩水，逍遙於山水之間。如果有法緣，必定是弘法利生。所以他唯一的是『參禪』。「參禪」，我們也不能單單只把它看作個狹義的參禪，要曉得禪是廣義的。為什麼？佛法所謂是八萬四千法門，門門都是禪，八萬四千法門是八萬四千種不同的方式。所以諸位要曉得，念佛亦是禪，把念佛看作老太婆宗教，那是他看走了眼，他看錯了。

我記得臨濟寺第一次傳戒的時候，我在戒壇裡面當書記。台大有一個同學，好像是姓施的一個女同學，早就畢業了，那個時候她念四年級。臨濟寺第一次傳戒，好像五十一年。她帶來一位客座教授到臨濟寺來看我，這位客座教授是日本人，是日本的法師，日本

和尚。但是諸位要曉得，日本和尚穿西裝、穿皮鞋的。他來看我，說明他是日本的一個和尚，在台大擔任客座教授，來看我。他問我研究的是什麼？那個時候我正在研究《楞嚴經》，我就告訴他我現在研究《楞嚴》。《楞嚴》他曉得，他問我修什麼法門？我說我修念佛法門。（音檔中斷）很瞧不起我的樣子。我就反過來問他，我說大勢至菩薩、觀世音菩薩與淨土有什麼關係，你曉得不曉得？他一聽臉都紅了，答不出話了。諸位知道，《楞嚴經》裡面頂重要的就是「觀世音圓通章」、「大勢至圓通章」。所以我就跟那個姓施的同學說，他那個國語不好需要翻譯，我說日本人對於教理不通，妳曉得不曉得？根本就不懂。

《楞嚴經》的精華，你看二十五圓通是按次第排下來的，不按次第的叫特別法門，特別重要的。觀世音耳根圓通章要按次第它應該排在第二，它那個排法是六根、六塵、六識、七大，按這個順序排的。六根裡面第一個是眼根，第二個是耳根，觀世音菩薩是耳根圓通章，它擺在最後。像唱戲一樣，拿它來做壓軸戲，最好的、最精彩的。大勢至圓通章也是調到最後了，大勢至圓通章應該在七大裡頭，根大，七大是地、水、火、風、空、見、識，它是見，見就是根大。它跟識顛倒了一下，把彌勒菩薩的「識大」調在前面，它調到後面。所以這兩個都是顛倒，不按次序的，顯示最重要的法門，特別法門。觀世音、大勢至是阿彌陀佛的左右手，《楞嚴經》不是淨土經是什麼？念阿彌陀佛不是參楞嚴大定，那又是什麼？念阿彌陀佛是修楞嚴大定，上上禪！我說這個日本人不懂，還假冒什麼佛學家。所以不要被他騙了，聽說有日本人大學教授，佛學家，其實是騙人的，什麼都不懂，來說出這麼幼稚的話，還用那種態度來看人，真是！所以我們自己要通達，不要被人家唬住了。這是說明《楞嚴》與淨土的關係，經上這麼明白、這麼清楚，所以要曉得，

念佛是修楞嚴大定，豈是老太婆教？

底下這兩句就是老師的印證，這是永嘉大師自己敘說的。『自從認得曹溪路』，這個路並不是往曹溪的那個路徑，要這麼會就錯誤了，這是明心見性的道路，就是六祖給他印證的路，「曹溪路」是成佛之路，是心性的道路。『了知生死不相關』，這個才徹底悟明理與事，理論與我們眼前的事相，都與生死無關，與生死無關就是與生滅無關。諸位想想，他這話說的什麼意思？就是說的「無生法忍」，就是說的不思議解脫境界，像《華嚴經·入法界品》裡面所說的。大師是了知，我們現在是不了知；大師是認得路了，我們現在是迷失了路，我們與佛祖所不相同的就在這個地方。要是認得路，了知這樁事情之後了，你看看底下，『行亦禪，坐亦禪，語默動靜體安然』，行住坐臥都是禪，真正是所謂「那伽常在定，無有不定時」，頭頭是道。換句話說，六根接觸的六塵境界，無不是真性，見性成佛，六根所見都是真性，這就叫成佛。「語默動靜」就是講我們一天生活行為，「體安然」就是自在解脫。自在解脫是三德祕藏之一，一即是三，三即是一，你證得解脫了，般若、法身當然就有。所以說一就不必說其餘了。這就是說明法身、般若、解脫同時現前，而且是念念現前。底下有幾句話說得也很好，「念念釋迦出世，步步彌勒下生，分別現文殊之心，動用運普賢之行」。

說到這個地方我再告訴諸位，萬佛是一，一切菩薩是一，一切諸佛跟菩薩都是自己心性中物，「心外無法，法外無心」。既然這樣子，為什麼佛菩薩那麼多？這就是本性的體用廣大無邊，隨起作用建立名號，佛是果地上的名號，菩薩是因地上的名號，因與果是一，不但是一，因與果還是同時，這個才妙。我們在世間法裡頭，因果不同時，先有因後有果；在佛法裡面講有因有果，但是因果是同時的，沒有先後的。所以佛法裡面表法，用蓮花表法，蓮花就是



因果同時，有花的時候，蓮子就在其中，所以因果同時，用這個花來代表。同時這個花還表空有不二，染淨一如。花開在水裡面，根在泥土裡面，表示是染的境界；莖長在水當中，是清淨的境界，花開在水上面，空有兩邊都不沾。雖然兩邊都不沾，又不離空有，就又不離染淨，染淨不沾，又不離染淨，都是同時的。表法的意味深長。所以說一看到這個境界的時候就能恍然大悟，你看看諸佛菩薩們生活多自在。註解諸位自己去研究。

下面兩句是說明悟了則了，一了一切了；不悟就不了，不了就不得了。你看看人家悟了，是『縱遇鋒刀常坦坦』，心中是坦蕩蕩，決定沒有畏懼。為什麼？曉得境界的真實相是虛妄，不是真實。

『假饒毒藥』，人家拿一杯毒藥來給你吃，你也吃得很自在，你明明曉得也很自在。為什麼？沒有生死，所以他自在。這是我們一般凡夫做不到的。為什麼？凡夫不悟、不了。所以遇到這個境界就不得了，不遇這個境界也不得了。

說到這個地方，俗話常說，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無」，這我們要不要防人？你們想想要不要防人？沒有到這個境界還是得防人，到了這個境界就不要了。到這個境界有防人，又落在事相裡頭。在修行人來說，理上決定不能防人，心才清淨。如果於人、於事還有個防的心，心不清淨，幾時才能夠證得一真法界？時常有個防人之心，在念佛就障礙了一心不亂，虧吃大了！所以這個事情不能有，決定不能有。那如果說是我一切都不防人，好了，我這財物被人家偷去了怎麼辦？你那個東西根本都沒有被人偷去，何必擔那個心？你不是叫自找麻煩？你怎麼曉得會有人偷你，你又沒有他心通？可見得這個心是個妄心，這個心就是不正常的心。縱然有人偷去了，那是還債！他為什麼不偷別人的，單偷我的？我前生偷了他的，現在他偷回去，這筆債了了，了了就沒事。了了，我東

西再放那邊，他看到他不會偷。為什麼？沒有債務糾紛了，確實是如此。所以我們自己心要正、行要正，外面什麼境界都不要放在心裡頭，心才坦然，心才自在，這個享受比什麼都高。

在台灣，我聽說過去慈航法師有這個境界，慈老我沒親近，我沒有見過他。道安法師也有一點，這是我見到過的。道安法師，諸位曉得，常常有人騙他，他臨死的時候，欠的債務都有好幾百萬。騙他的人，他曉得不曉得？曉得。我有一次在松山寺，大概剛好有人騙他，錢拿走了。他跟我講，「那個人很聰明，騙了我好多次，今天又來騙我」。我說你給他沒有？「給他了，他要多少我就給他多少」。曉得是騙他。要不要給他？要給他。為什麼？還債，明白人。他為什麼不騙別人，單單騙他？我在座的時候，他都不騙我，騙他。所以說「一飲一啄，莫非前定」，佛法裡頭有因果。

佛法裡頭講宿命，但是也不講宿命，亦講亦不講。怎麼亦講？因果報應是千真萬確的事。為什麼又不講？因果報應裡頭有加減乘除，天天都有變化的。如果變化幅度不大，那個命就被人算定了；加減乘除這個幅度很大了，這命就算不靈。所以我跟諸位講過，袁了凡是標準凡夫。為什麼？他不增不減，他就是那個數字，他沒有加減乘除，那叫標準凡夫。我們比袁了凡還不及，我們有加減乘除，每一天有進有出，但是進出幅度大概不太大。因此那個命還是被人算定。幅度差距很大，就算不定了。

我這個幅度就很大，你們拿著我那個八字找一個高明算命先生去看，人家一看，這個命還有什麼算頭？過去信陽街李太太把我那個八字拿去給一個算命先生看，算命先生一看，這命不要算了，這個人還在嗎？這人沒有了，是不是？她拿那個去考一考那個算命先生，這人不在了。我還在，還沒死，是不是？這就出入很大。那個算的也相當是高明，她把她的先生那個八字也拿去算，她先生過去

了、死了，她就考考算命先生。所以這個幅度大了就不靈，幅度是不大的話就靈。所以看相算命是有這麼回事情。但是諸位不要迷信，命與相操縱在自己，絕不操縱在那些看相算命人手上，所以咱們不迷信。命運要自己去創造，要自己去改變，要自己去革新，這才是佛弟子。

所以嚴格的講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最好也不可有，不必防人。雖然不必防人，你們女孩子晚上走路的時候還是要當心，一個人最好不要坐計程車。這就是談到還是要防人，這個防是什麼？這不是防人，留這個有用之身弘法利生，這個也有必要的。你譬如六祖，六祖已經證了道，可以不必防人了。為什麼還要躲躲藏藏？後頭有不少人要找他麻煩，要奪回衣鉢，他為什麼要躲躲藏藏？為了弘法利生。他個人不需要，個人已經沒有生死，已經解脫掉了，這是什麼？這是大慈大悲，這不叫防人，這叫慈悲。留這一個身，等待時節因緣成熟，普度有緣的眾生。所以這個意思又要懂，絕不是為了自己自私而提防，是為了度眾生而防，防這些惡人。所以這個意義大大的不相同，只要無礙於利生，那何必提防？為個人的事情決定不要提防，為大眾的事情，只要與大眾無礙，那也不要提防，與大眾有礙的話就得要防，無礙則不防。

還有一樁事請，我在此地也給諸位提出來的。現在有很多寺院，為這些產業上有爭執也要提防，這個事情大可不必。為什麼？它不是道，為了道則提防，為了利不提防。我們道糧沒有了怎麼辦？沒有這回事情，佛門裡常說「一個羅漢一份齋」，要拿宿命來說，每個人「一飲一啄，莫非前定」，那你提防什麼？所以這個不需要提防，不要為這個爭執。只要有道，自然有佛菩薩、天龍護持，防這個幹什麼？這叫多事，該防的不妨，不該防的去提防，這是錯誤的。所以學佛一定要開智慧。底下說：

【我師得見燃燈佛。多劫曾為忍辱仙。】

註解裡面有兩段公案，諸位在此地可以看到。一則是『燃燈佛』與釋迦牟尼佛授記的公案，因為我們在《金剛經》上念過，燃燈佛為釋迦牟尼佛授記，但是經文裡頭沒有這麼詳細，你們諸位從這裡看能夠看到這一樁的本事。第二個就是『忍辱仙』。《金剛經》裡頭說，佛當年做五百世忍辱仙人，就是修忍辱波羅蜜，最後忍辱度圓滿之相就是他遭遇到歌利王割截身體這段公案。歌利是印度話，翻成中國的意思就是暴君。這是遇到這麼一個不講理的人，被他凌遲至死，佛一點怨恨的心都沒有。這一段公案在這裡講得很詳細，諸位自己可以看。這是舉出釋迦牟尼佛在因地做菩薩的時候，五百世修忍辱，來勉勵我們要修忍辱度。我們的本師都是如此，我們不修怎麼行？

《金剛經》是《般若經》的綱要，也是《般若經》的精華，六百卷《大般若》的精華。這一部經裡面所說的原理原則，可以講是至高無上。但是講到修行的方法，就是最初方便，我們引用《楞嚴經》上的話，就是最初入手，他只提了兩個，一個是布施，一個是忍辱。我們從最粗淺的地方來看，布施是修福修慧，財布施是修福，法布施是修慧，這是修福修慧。而忍辱波羅蜜能夠保持你的福慧。如果你要是不能忍，雖然修，隨修隨失掉了。豈不聞佛門中常說，叫「火燒功德林」？那個火是什麼火？就是無明之火，就是瞋恚。所以我們一般人嚴格的來講，要說你的功德，要從什麼時候算起？從你剛才一次，最近的一次，發了脾氣之後，這個時候算起，不管你過去世修了多少，那脾氣一發，統統完了。就等於說你多年培植的這個森林一把火燒光，沒有了。要從你不發脾氣以後，這個時候才能算，這是諸位要曉得的。所以學佛的人最怕的就是瞋恚心起來，把自己所修的功德全部都毀掉。

再給諸位說，不是別人毀你，是你自己毀你自己，這個東西不能怨天尤人，那個外面境界沒有善惡。譬如有個人找你麻煩，惹你生氣了，這個人是什麼人？不是魔就是佛，而魔與佛不是他，是自己。他惹你生氣，你果然就生氣了，他是魔，害得你生氣；他惹你生氣，你不生氣，他是佛，他來考驗你的，一考，不生氣，滿分，及格了。所以外面的境界是中立的，沒有善惡。佛與魔是自己心，自己心接見那個境界時候，自己心裡頭變魔、變佛。可見得這事情不能怨天尤人，要怪只能怪自己。所以諸位要是明瞭這個道理，曉得這樁事實境界，你的心多安然，人家來惹我生氣，阿彌陀佛大善知識，他來考我的，我得個滿分，我的功德天天都保持住了，不喪失，絕不喪失功德。要真的一生氣，功德完了，都報銷了，自己的虧吃太大了。所以學佛的人首先要記住，不怨天、不尤人。《金剛經》裡面六度只提出這兩個綱領，一個布施、一個忍辱，非常重要。不布施，福慧無從修起；不修忍辱，福慧保不住，你看多重要。

好，今天我們講到這個地方。